

古航海圖考釋

章巽

海洋出版社



古航海圖考釋

章巽



海洋出版社

1980年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册古航海图原为旧抄本，共有航海地图六十九幅，北起辽东湾，经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诸省，南达今广东省海面，包括了我国大陆边缘极大部分的近海航线。图中不但画有山形、水势、岛屿、沉礁、港湾、城镇等等，并有关于罗盘针位、行船路线和航程更数等方面的简略的文字注记。就图中使用的地名等加以观察，这些航海图的绘成时代当在公元十八世纪初期以前，它们所根据的还有明代的地图底本，其渊源所出更可上推至明代以前。图面质朴而合于实用，注记文字都用民间土俗口语，可知非出文人学者之手，而为我国古代从事航海的劳动人民自编自用、世代相传的图本，尤足珍贵。我国有极悠久的航海历史，但此类民间自编自用的古航海图因历年久远，多已散失，能保存至今者绝少。今特将此图本详加考释，影印出版，为我国航海史、地图史以及实用科学发展史提供重要研究资料。序文中对我国古代航海地图的发展情况，作综合之观察，亦可供参考。

古航海图考释

章 巽

*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31号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0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2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印数：1.500 字数：

统一书号：13193.0017

定 价：4.00元

古航海图考释序

~~~~~ \* ~~~~~

## 一

这册古航海图，原系旧抄本，一九五六年春在上海来青阁书庄旧书堆中检出，店员云系从浙江吴兴收得，遂议价购归。无书名题记、作者姓氏，亦无传抄者文字记录。其中有航海地图六十九幅，黄毛边纸抄绘，每幅纵〇·二七公尺，横〇·二八公尺，装订成册。它的内容，以今地言之，北起辽东湾，中经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诸省市，南达珠江口以外，把我国大陆边缘很大一部分近海航线都包括在内了。

六十九幅地图中，属于今辽东湾区域的有四幅（“图一”至“图四”）；属于今渤海海峡的有三幅（“图五”至“图七”）；属于今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有十四幅（“图八”至“图二十”，其中因原编号重复，“图十二”有二幅）；属于今江苏沿海及上海附近长江口的有三幅（“图二十一”至“图二十三”）；属于今浙江沿海的有十五幅（“图二十四”至“图三十八”）；属于今福建沿海的有二十四幅（“图三十九”至“图六十二”）；还有六幅（“图六十三”至“图六十九”，其中“图六十六”原缺），则属于今广东沿海一带。它的范围，可以算得广大了。

然而和近代地图比较起来，或者即使和一些古地图如茅元仪《武备志》所收《郑和航海图》比较起来，这册古航海图，却显然是十分质朴简拙的。它所收的六十九幅地图，彼此分散，中间缺少比较精密而有系统的联系，并未能打成一片。每一幅图里面，也只画了一些粗线条的山礁地形，加上一些地名以及有关水文、针位和船路的注记。注记的文字，也土俗极了，完全没有经过文人修饰，可说是道道地地的民间口语。除去因传抄产生的误字之外，许多地名，几乎只是注音式的，如山东的之罘岛或芝罘岛，它却写作子午岛；成山头或成山角，它却写作青山头；劳山或崂山，它却写作老山。因之拿来和今地图核对，往往要费上一番时间，才能比定。所以，就图论图，这册古航海图乃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

## 二

可是，从我国的航海史、地图史、以及实用科学发展史上看起来，这册质朴简拙的古航海图，实在有它大可宝贵的价值存在。

我国的海上航行，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从渤海、黄海到东海、南海，连同所属各岛屿合计，我国海岸线的长度估计当在二万公里以上。近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说明，远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公社时代，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就已在沿海各地以及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之间有航海交通的往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航海交通也不断有了发展。古代的航海者，在长期的海上生活中，要和许多大自然的环境相接触，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山岛沉礁，波潮海啸，都对他们的生活和安全息息相关。各种航海的技术，以及一些有关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也就从他们长期劳动和对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渐积累起来。

同时，在我国，原始地图的起源也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很多学者认为只是今已散失的《山海图》的文字注记。而有关海上山形水势的地图，无论怎样的原始，怎样的简单，对于航海的人们都是极为需要的。可以相信，从我国古代航海者所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而产生的航海图，起源也一定很早。今已散失的《山海图》，其中一部分可能就带有原始航海图的性质。

凡是地图，准确的程度固然可以互有上下，但都不能凭空想像，总要根据实地的观察和实际的了解而来。航海图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航海图的产生，最早的作者乃是古代许多无名的航海者，也就是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道地地的劳动人民。可惜我国从前的历史记载，往往着重于帝王将相的事迹和所谓上层社会的活动，对于这些无名的航海者和无名的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注意得实在太不够，几乎很少留下甚么记录。航海的劳动人民，世代在历史的沉默中把这些航海图继承下去，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和生活经验，随时对它们加以补充和发展。

地图，包括航海图，对于统治阶级也不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萧何入关，就要先收秦政府收藏的图籍。随着历代地图绘制工作的进步，统治阶级所编制的地图也有不断的发展，如晋司空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就是一种著名的代表作。到了唐、宋时代，航海大盛。至今海外华侨，还保留着“唐人”的称号；关于海神“天后”的传说，也从宋代开始产生。当时的政府和所谓上层社会，对于航海图等，当然也更要重视起来。所惜史料不全，许多具体发展，现在已不易详悉。北宋末年成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经

存而图亡,书中(卷三十四)说到曾就“神舟所经岛洲苦屿,而为之图,”可知所亡之图,有海道图在内。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又载有《绍兴海道图》,说:“(绍兴)二年五月辛酉,枢密院言,据探报,敌人分屯淮阳军、海州,窃虑以轻舟南来,震惊江浙,缘苏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径趋浙江。诏两浙路帅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图本闻奏。”这是南宋初年的事。关于我国的海道图或航海图,《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玉海》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能够留传到现在且比较明确的最早记载了。南宋末年,元兵南侵,著名的学者金履祥曾向南宋政府“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县及海中岛屿,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廷臣不能用。伯颜师入临安,得其书及图,乃命以宋库藏及图籍仪器由海道运燕京。其后朱清、张瑄献海漕之策,所由海道,视履祥图书咫尺无异。”(见《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四)。以上这些两宋时候的航海图,可惜都早已散失。元代继承了宋人的航海技术,举办大规模的海运,也有绘制航行“图本”之事(见《雪堂丛刻》所收《大元海运记》卷下)。明刻本《海道经》(《金声玉振集》所收)里面的《海道指南图》,大约就是根据元人底本,这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到了明代,许多和航海有关的地图,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如《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武备志》中的《海防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等等,都已达到很有系统并且比较近于准确的程度。尤其是《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一般省称为《郑和航海图》的,不但范围广大,地名丰富,而且相当详细地注出了针位和船路,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我国古代航海图的发展史上,《郑和航海图》不能算是最早的,却应该承认它也许是系统最完备的。在它以后,我国用传统方式绘制以供帆船使用的航海图,恐怕都未能更超过它。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里面载有一些明、清时代的海防图和沿海图,还有《东洋南洋海道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山东至朝鲜海运图》、《天津卫海道运粮图》各一幅,各图内容如何,因未有机会见到,不能加以评判;至于乾隆刊本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就显然不如《郑和航海图》来得完备了。

以上对于宋、元、明、清各代的海道图或航海图等,作了一个简略的观察,只是粗枝大叶的叙述而已。但有一点突出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从宣和、绍兴的海道图以至《郑和航海图》和《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都是出于高级的政府官员或者著名的文人学者之手,曾经专家的整理,受过文字的修饰,所以能够保藏于朝廷,著录于书目,

并且比较易于流传后世。这和前面说到过那些无名的航海者自编自用的比较质朴简拙的航海图，既不为过去的所谓上层社会所充分注意，且易于散失毁灭，两相比较起来，命运之不同，真不能不令人喟然兴叹了。

在这一点上，也就显示了我们现在这一册旧抄本古航海图的大可宝贵之处。它的前后并无序跋，也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内容完全为航海者的实际使用而服务，图面和注记文字，都是这样的质朴老实，乃是道道地地的劳动人民的创作。过去一般的藏书家或藏书机关，都不会怎样注意到它。许多和它同类的图，早都已经散失了。然而它竟能经历久长的岁月，逃避一切的灾难，保存下来，为我国的航海史、地图史、以及实用科学发展史作一种重要的填补，难道不算是一件幸事吗！

### 三

清人黄叔璥在所撰《台海使槎录》(卷一)中说，“舟子各洋皆有秘本”。这册抄本航海图，大约就是这类“秘本”里面的一种。在以帆船为海运主要工具的时代，这类“秘本”图册，大约多由航海者自编自用，或者父子相传，或者师徒相授，其后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极为稀少。中华书局1961年印行的《两种海道针经》(内包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种)，性质也属于这类“秘本”，和这册抄本航海图有互相类似的地方，且时代也较相接近。两者之间所不同的，其一，这册航海图有地图，有注记，且还是以图为主；而《两种海道针经》只有文字注记，却没有地图。其二，在航行区域方面，这册航海图的范围，北起辽东湾，南到珠江口附近，包括了我国大陆边缘很大一部分近海航线，却没有达到大陆边缘以外较远的航线；而《两种海道针经》则远达日本、南洋、印度、西亚等处，但在本国沿海，却只限于长江口以南，不及长江口以北诸地。

不过我感觉到，《两种海道针经》里面，本来应该也有地图。如《顺风相送》31，41，45，46等页，明明写着“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山形水势之图”等等，下面却仅有文字而无图，可见这些图是先前在历次传抄的过程中被遗失或被删节掉了，只在标题中还留下“图”字的痕迹而已。同书他处和《指南正法》中，还有一些以“山形水势”为标题的，格式也相类似，则连“图”字的痕迹也不再留存了。若要问：这种山形水势之图原来的图形如何？这册抄本航海图正好提供了答案。下面举一个例来说明。

《指南正法》(152—153页)中，在“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的标题下(北太武即福建金门岛上的太武山)，有一条记载：“大担、小担俱可过，黄官仔内有沉礁名曰丈八，又狗齿沉礁，行舡可防。……”这里的大担、小担，是厦门港口的两个小岛；黄

官仔又是小担西面的一个小岛。这段记载的意思，大概是说，大担和小担两岛附近均可通行船舶；黄官仔的内向却有一座名叫丈八的沉礁，又有狗齿沉礁，行船时要小心提防。《指南正法》现在的印本已是没有图了，但在我们这册抄本航海图第五十四图中，于大担山、小担山两岛之西，却很清楚地画着这样的图形（见右图）：

图中的黄杆，即黄官仔。这岂不正是《指南正法》所记“黄官仔内有沉礁名曰丈八，又狗齿沉礁，行舡可防”的山形水势之图吗？

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已可说明在航海地图或所谓山形水势之图方面，这册航海图要比《两种海道针经》为完备。

在既有地图又有注记这一点上，《郑和航海图》和这册航海图更为相近。不过《郑和航海图》曾经专家的整理，受过文字的修饰，更要完备得多。可是《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一样，只有长江口以南的地名。若就包括我国从北到南的大陆边缘近海航线而论，则这册航海图范围最为广大，实有超过前二者之处，自有它十分可贵的特色存在。

丈八  
沉礁

山形

黄杆

#### 四

这册抄本航海图究竟是属于甚么时候的作品呢？

由于它前后既无序跋题字，里面也没有留下作者或传抄者的姓名，所以对于这个问题，颇不容易作一完全确定的回答。以下我想分三点来试加推论，就是：抄本的时代，成图的时代，以及它更早一些的渊源从何而出。

抄本用的是黄毛边纸，从它的纸质和写的字体看起来，其时代当属于清代后期，大约是距今一个世纪以前的旧抄。图笔清劲，字画工整，抄写者当是一个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人。但注记文字仍完全保留土俗口语，地名也多和一般志书不同，并没有甚么曾经修饰整理过的痕迹。这位百年前的抄写者，当汽船将渐代帆船而为海上主角、新式航海地图将渐代传统航海地图而为航海者的重要工具之时，能够留意到这些古航海图，也可算是有心人了。而这些古航海图，幸赖他的传抄而得保留下来，他的这番辛勤，是值得后人感谢的。

至于成图的时代，图中一些地名，可以利用来进行推测。其中较明显的，是在第二十二图和第二十七图里面，都有“江南地方”的注记，他图有写“浙江地方”、“福建地方”的，可见这个江南，乃是作为省名，和浙江、福建等并列，而以江南名省，乃是清

初的事情。江南本明代之南京，清顺治二年（1645）改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更名江苏省（见《清史稿·地理志》）。图中用江南之名，成图可能系在1645—1667年间。又在第十五图里面，地名有“卫城”，在第十九图里面，有关于“大生卫城”的注记，指的都是大嵩卫的卫城（即今山东旧海阳），“生”是“嵩”字的简写。大嵩卫明初所置，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置海阳县（亦见《清史稿·地理志》）。图中仍称大嵩卫城而不称海阳，成图可能系在1734年以前。即此推论，成图的时代，上限当在1645年之后，下限可能在1667或至迟在1734年之前。换言之，当是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早期的作品。这样的推论，在下限方面当然不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因为人们称呼地名，往往有些惰性，1667年以后，还是会有人不称江苏而称江南，1734年以后，也还是会有人不称海阳而称大嵩卫。不过我们假如说，这册抄本航海图和雍正八年（1730）成书的《海国闻见录》，以及大约十八世纪初期成书的《指南正法》，大体上当属相近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出入应该不太大。它和《指南正法》之相近，可以从许多文字痕迹中看出来。这里只举一个例。在这册古航海图第二十七图的注记中，说到：“两广身北、尽小（按：小应作山）身南，有大礁一座打涌，可防，记之。礁盘与两广屿丙巳壬亥对坐”。（按：两广即今舟山群岛东北方的狼冈山，尽山即今陈钱山，在狼冈山之西北方。又，对坐是在罗盘针位上互相对向的意思）。而在《指南正法》128页，则说到：“尽山下、两广上，有大礁盘一座打涌，其大礁盘共两广丙巳壬亥对坐”。我们把以上两段文字对比一下，可以说是如出一手。而从全部内容上的质朴粗略方面看起来，这册航海图似乎比《指南正法》更要原始一些。

再向上观察，这册抄本航海图还有它更早的渊源。

因为我们看到，在地名方面，它使用了一些明代的地名。如在第二十三图中，称长江口为“南京港口”，这不必多分析，显然是明代地名。在《海国闻见录》中，即已改称扬子江口或扬子江口。又在同一图中的“茶山”，也是明代地名。此即今长江口外的佘山，为古代海舶进出长江口时的重要望山，明代一般都写作茶山（如《海道经》、《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郑和航海图》等，以至《读史方輿纪要》，都作茶山），清代以后的图书，则多改写为佘山。又在第六十八图中提到的“南亭门”，即《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郑和航海图》等明代图籍中的南亭山或南停山，当时号称“广东港口”，地位甚为重要，但在清代图籍中（如《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九九所附《广州府疆域图》以及《大清一统輿图》等）已改称为竹没山或竹没岛（当即今珠江口外的大蜘蛛岛）。这册抄本航海图中所沿用的这些明代地名，说明它所根据的还有明代的地图

底本。

《筹海图编》（卷二）和《郑开阳杂著》（卷四），都载有“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和“福建使往日本针路”，《杂著》并在两篇针路之前加上一个标题，综称之为“使倭针经图说”，《图编》则没有加这个标题。其中各段地名和针路之上，另外还有一栏，这上栏中画有许多注地名的山形，所注地名都和下栏文字记载中的地名相应。以前读两书时，只感觉到上栏的图形和下栏的文字是互有联系的，而图形十分简略，到底有多大意义，了解得实在不深。自从见到这册抄本古航海图后，再拿两书来对比，才恍然大悟，原来《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中这两篇针路，上栏所画的实在也是山形水势图，它们实在也是一种有关中日海上交通的古航海图。它们本来的格式，当和这册抄本图一样，不过被编入《图编》和《杂著》时，要改作书本式来抄录，又经辗转传写刊刻，才走了样，成为现在这个形式。它们的来源是很早的。《图编》和《杂著》的按语都说：“已上针路，乃历代以来及本朝国初中国使臣入番之故道也。”所谓本朝国初，指的是明代初年；所谓历代以来，系指明代以前，就使用罗盘针路而言，可以包括元代和宋代，就其他航海知识而言，甚至还可更早一些。这两篇针路，可以称之为针经图说，也可以称之为附有注记的古航海图。它们的渊源既可由明初而上溯到宋、元时代或更早一些，则和它们图形相似、格式相同的这册抄本古航海图，其渊源所出，应该也有很古老的流传系统。

我国传统的古地图，往往有图有说，图说相间，最早的《山海经》和《山海图》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如此，历代许多“图经”、“图志”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后世“图经”、“图志”虽渐发展成以文字为主体的地志，但图说并列或图说相间的原型也仍能长期保持下来，这册古航海图，即其明证。反过来讲，又足说明这册古航海图在体例上完全符合我国古地图的历史传统，其渊源之古远，线索分明，昭然可见。

和这册抄本航海图同类的民间古航海图，能够保存到现在的已经几乎是极少的了。单就保护文物而言，它已是人间的珍品。何况如前面所曾说到，它乃出于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能为我国的航海史、地图史、以及实用科学发展史作一种重要的填补，自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了。我对这册古航海图所加的一些考释说明工作，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着手进行的。

## 五

现在这册旧抄本古航海图，附以新加的考释，将影印出版，以供研究我国古代航海

史、地图史、和实用科学发展史的同志们参考。因对此图包含的内容，成图的时代，价值的可贵，渊源的久远，以及关于我国古代航海地图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就个人体会之所及，申论如上，以为惶引。至于有关考释工作的一些说明，另附于后，兹不赘述。

章 巽

1979年4月15日

# 目 录

|                   |                         |
|-------------------|-------------------------|
| 关于考释工作的说明         | ( 1 )                   |
| 古航海图和古航海图考释       | ( 5 )                   |
| 〔图一〕及其考释          | 今辽东湾西部锦州市附近 ( 6 )       |
| 〔图二〕及其考释          | 今辽东湾西部自葫芦岛至山海关附近 ( 8 )  |
| 〔图三〕及其考释          | 今辽东半岛南端旅顺口附近 ( 10 )     |
| 〔图四〕及其考释          | 今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附近 ( 12 )     |
| 〔图五〕及其考释          | 今渤海海峡庙岛群岛北部 ( 14 )      |
| 〔图六〕及其考释          | 今渤海海峡庙岛群岛中部 ( 16 )      |
| 〔图七〕及其考释          | 今渤海海峡庙岛群岛南部 ( 18 )      |
| 〔图八〕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北部芝罘岛附近 ( 20 )     |
| 〔图九〕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北部芝罘岛附近 ( 22 )     |
| 〔图十〕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北部刘公岛附近 ( 24 )     |
| 〔图十一〕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东部成山角附近 ( 26 )     |
| 〔图十二〕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东部成山角西南一带 ( 28 )   |
| 〔图十二〕及其考释(原图编号重复) | 今山东半岛东部里岛湾和桑沟湾之间 ( 30 ) |
| 〔图十三〕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东部马头嘴附近 ( 32 )     |
| 〔图十四〕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东部石岛湾和苏门岛之间 ( 34 ) |
| 〔图十五〕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乳山河海口一带 ( 36 )   |
| 〔图十六〕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南方一带 ( 38 )   |
| 〔图十七〕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口 ( 40 )      |
| 〔图十八〕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水灵山岛附近 ( 42 )    |
| 〔图十九〕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劳山附近及以东 ( 44 )   |
| 〔图二十〕及其考释         | 今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口 ( 46 )      |
| 〔图二十一〕及其考释        | 今江苏北部连云港市附近 ( 48 )      |
| 〔图二十二〕及其考释        | (可能为今长江口外略北面) ( 50 )    |
| 〔图二十三〕及其考释        | 今长江口外佘山岛附近 ( 52 )       |
| 〔图二十四〕及其考释        | 今浙江嵊泗列岛东部 ( 54 )        |
| 〔图二十五〕及其考释        | 今浙江东北方海面 ( 56 )         |
| 〔图二十六〕及其考释        | 今浙江嵊泗列岛东部 ( 58 )        |
| 〔图二十七〕及其考释        | 今浙江嵊泗列岛东部 ( 60 )        |
| 〔图二十八〕及其考释        | 今浙江舟山群岛东南部东福山附近 ( 62 )  |
| 〔图二十九〕及其考释        | 今浙江嵊泗列岛中部马迹山附近 ( 64 )   |
| 〔图三十〕及其考释         | 今浙江普陀山附近 ( 66 )         |

|             |                              |         |
|-------------|------------------------------|---------|
| 〔图三十一〕 及其考释 | 今浙江普陀山和朱家尖附近·····            | ( 68 )  |
| 〔图三十二〕 及其考释 | 今浙江三门湾以东渔山附近·····            | ( 70 )  |
| 〔图三十三〕 及其考释 | 今浙江台州湾外东箕附近·····             | ( 72 )  |
| 〔图三十四〕 及其考释 | 今浙江象山以东大目洋附近·····            | ( 74 )  |
| 〔图三十五〕 及其考释 | 今浙江台州湾东南方面·····              | ( 76 )  |
| 〔图三十六〕 及其考释 | 今浙江乐清湾以东·····                | ( 78 )  |
| 〔图三十七〕 及其考释 | 今浙江温州湾东南方面·····              | ( 80 )  |
| 〔图三十八〕 及其考释 | 今浙江、福建二省交界处·····             | ( 82 )  |
| 〔图三十九〕 及其考释 | 今福建福宁湾和三沙湾外·····             | ( 84 )  |
| 〔图四十〕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引岛附近·····                | ( 86 )  |
| 〔图四十一〕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引岛附近·····                | ( 88 )  |
| 〔图四十二〕 及其考释 | 右: 今浙江南部海面; 左: 今福建东引岛附近····· | ( 90 )  |
| 〔图四十三〕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引岛附近·····                | ( 92 )  |
| 〔图四十四〕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海坛岛附近·····                | ( 94 )  |
| 〔图四十五〕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湄州湾外乌丘屿附近·····            | ( 96 )  |
| 〔图四十六〕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湄州湾附近·····                | ( 98 )  |
| 〔图四十七〕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湄州岛附近·····                | ( 100 ) |
| 〔图四十八〕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泉州港口北岸附近·····             | ( 102 ) |
| 〔图四十九〕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泉州港口南岸附近·····             | ( 104 ) |
| 〔图五十〕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深沪湾附近·····                | ( 106 ) |
| 〔图五十一〕 及其考释 | (可能为今福建围头湾附近) ·····          | ( 108 ) |
| 〔图五十二〕 及其考释 | 今福建金门岛附近·····                | ( 110 ) |
| 〔图五十三〕 及其考释 | 今福建厦门港内·····                 | ( 112 ) |
| 〔图五十四〕 及其考释 | 今福建厦门港内·····                 | ( 114 ) |
| 〔图五十五〕 及其考释 | 今福建厦门港口附近·····               | ( 116 ) |
| 〔图五十六〕 及其考释 | 今福建厦门港南镇海附近·····             | ( 118 ) |
| 〔图五十七〕 及其考释 | 今福建厦门港和浮头港之间·····            | ( 120 ) |
| 〔图五十八〕 及其考释 | 今福建浮头港附近·····                | ( 122 ) |
| 〔图五十九〕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山港(即铜山港)附近·····          | ( 124 ) |
| 〔图六十〕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山港(即铜山港)附近·····          | ( 126 ) |
| 〔图六十一〕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山港(即铜山港)附近·····          | ( 128 ) |
| 〔图六十二〕 及其考释 | 今福建东山岛和广东南澳岛附近·····          | ( 130 ) |
| 〔图六十三〕 及其考释 | 今广东南澳岛附近·····                | ( 132 ) |
| 〔图六十四〕 及其考释 | 今广东南澳岛附近·····                | ( 134 ) |
| 〔图六十五〕 及其考释 | 今广东南澳岛至红海湾一带·····            | ( 136 ) |
| 〔图六十六〕 (原缺) |                              |         |
| 〔图六十七〕 及其考释 | 今广东甲子湾附近一带·····              | ( 138 ) |
| 〔图六十八〕 及其考释 | 今广东碣石湾以西至珠江口外·····           | ( 140 ) |
| 〔图六十九〕 及其考释 | (可能为今广东东沙群岛) ·····           | ( 142 ) |

## 关于考释工作的说明

(一) 本图各幅分散，其编排由北而南，起自辽东湾，中经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止于珠江口以外。但前后各幅间缺乏有系统的严密组织，未能打成一片，其中还有一些互相重复和编排错乱的地方。因于考释时在每幅图之前加一“说明”，对照今地图，指出它的位置和方向。有时一幅图中包括几幅分图，也于“说明”中作必要的区分，以醒眉目。

(二) 本图各幅中原注的地名，颇为复杂，其中有的是古地名，如长江口之称南京港口；有的是同音字，如芝罘岛之作子午岛；还有一些错字，如黑顺口为里顺口之误，即今旅顺口。由于原图出自古代航海者之手，未经文人修饰，故所注地名不但多和近代、现代所通用者不同，且亦往往与一般志书所记载者互异。因特参照近代和现代的图籍，对每幅图中的地名作一“地名考释”，凡能考出今地者，均注出今地，亦有未能考出者，则从阙疑。

(三) 所曾参考并用以注释地名的近代、现代地图，主要的是下列三种：

1. 《大清一统舆图》，同治二年（1863）湖北刊本。在“地名考释”中简称《清图》。
2. 《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曾世英等编纂，1934年出版。在“地名考释”中简称《申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编绘，1957年出版。在“地名考释”中简称《中图》。

(四) 在考释工作中，下列图籍，亦曾多所参考：

1. 《嘉庆重修一统志》，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 《海国闻见录》，陈伦炯著，同治七年（1868）粤东三元堂重刻本。
3. 《中国江海险要图志》，陈寿彭译，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世文社石印本。
4. 《郑和航海图》，向达整理，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5. 《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5年地图出版社出版。

尚有其他曾经参考之图籍若干种，均已  
在考释中随时注明，兹不缕列。

(五) 本图各幅中原有的注记，一部分  
系关于航海针位及航行船路的记载，在考释  
时特别提出“针位及船路”一项，并加必要  
的解说。

(六) 按我国在汉代以前就已知道磁石  
指南的现象，陆续制成司南、指南等工具。

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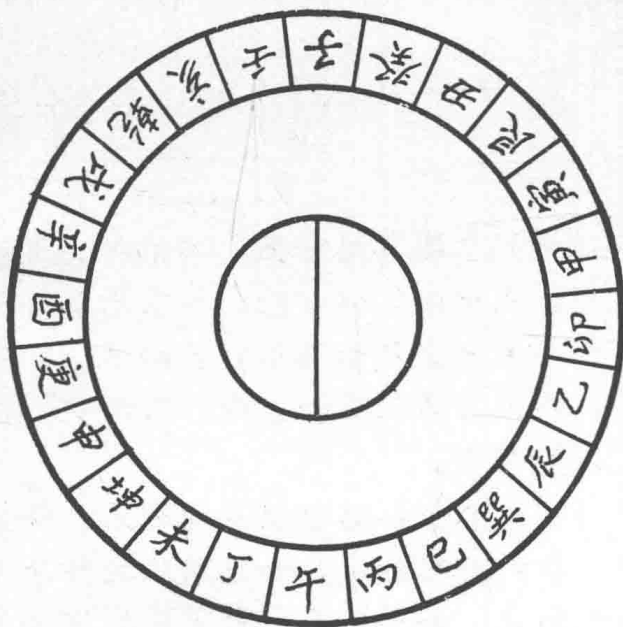
《梦梁录》等书中的记载，宋时已将指南针  
应用于航海，且使用针盘。我国传统的罗盘，  
分成二十四向来定针位，航海所使用的也是  
这样。这种二十四向的区分，渊源也极古，  
是秦、汉时候受阴阳家的影响，把阴阳、五  
行、八卦、干支等杂糅配合起来，以分析时  
间和空间。其中关于地理空间的二十四位定向，

是以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十干中的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除去  
居中央的戊、己不计），以及八卦中的四卦（乾、坤、艮、巽，即所谓四维或四显卦，  
除去和子、午、卯、酉同位的坎、离、震、兑即所谓四正或四藏卦不计），配合而成，  
环列如右上角图。

旧时我国的堪舆家，为要辨别山川方位，也十分重视罗盘。他们认为“罗经之制，  
轩帝创其始，周公遵其法，指南针方位分定，然先天祇有十二支，神汉张良，配至八干、  
四维，罗列于内。”（见《罗经透解》王道亨序，1921年铸记书局石印本）。这种二十四  
位定向，究竟是否张良所配定，虽然全不可知，但近世出土的汉代栲盘，即分二十四  
位定向（见《文物》1963年第4期11页“栲占地盘复原模型”），可见其起源确能推至  
汉代或者更早一点。

在本图的考释中，对于这二十四向，另以现代的方向观念注释如下页图。

我国这种传统罗盘的二十四位定向，虽较西洋航海罗盘之以三十二位定向者为少，  
但在应用时相当灵活，实际不止二十四向。本图中所常用的针位，就有单针和缝针两种。  
单针亦作丹针，亦称正针，如单子（正北）、单未（西南偏南）即是。旧时堪舆家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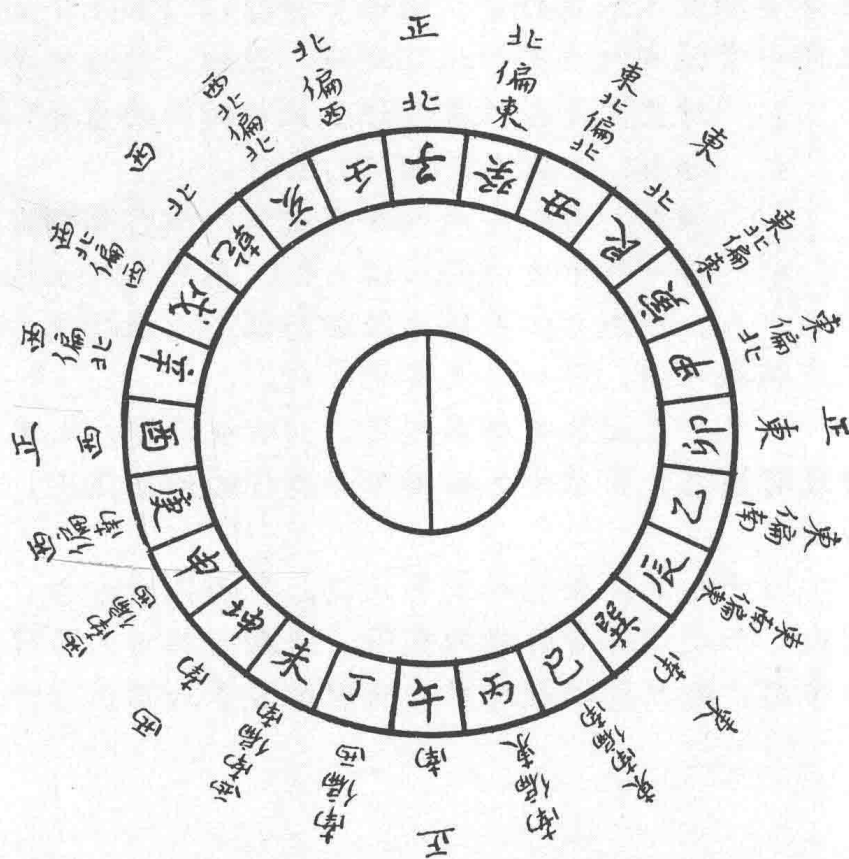
罗经，谓缝针与正针隔半位（见《罗经透解》卷上），航海针位的缝针，亦是此义，如乾亥（西北·西北偏北）、辛酉（西偏北·正西）即是。此外还偶有三向并用的，如第六十七图所说的“丁未坤转变”即是。

（七）本图各幅中除去针位及船路以外的原有注记，在考释中另列“其他注记”一项，并加必要的解说。兹将其中几个最常见的用语，汇释于下：

1. 更 是计算航海里程的单位。一般的说法，多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东西洋考》（卷九）、《海国闻见录》（上卷）、《台海使槎录》（卷一）等书，以一昼夜为十更，又以一更为六十里。以一昼夜为十更，不发生甚么问题；至于以一更为六十里，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还有其他的说法。如王大海《海岛逸

志》（卷一）即以一更为五十里；《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25页）和《指南正法》（114页）都以一更二点半为六十里，则一更合四十八里，与《海岛逸志》之说相近。第二，每更的航程，和风向、风速及海流有关。所以《海国闻见录》说，要“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台海使槎录》也说，“船在大洋，风潮有顺逆，行使有迟速；”又说，“水程难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人从船首速行至尾，木片与人行齐至，则更数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则为过更，皆不合更也。”由此可知，每更航程究有多少里，要看风潮顺逆而定，所谓六十里、五十里，只是寻常一个大概的平均观念而已，实际上在行船时往往是有倍累或减退的，不能看得太死。

2. 托 是打水深浅的单位。据《东西洋考》（卷九）的解释，托是方言，“谓长



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打水深浅的目的，是为避礁浅，以免触礁或搁浅。打水深浅的方法，《海国闻见录》（上卷）、《台海使槎录》（卷一）等书都说到，是以长绳上系铅锤等重物沉入水底打量，铅锤上并涂以蜡油或牛油，能粘起泥沙，可以辨别海底的情况。本图中常注有打水若干托及硬地、泥地、沙仔地等，即由此探测而来。

3. 对坐 是在罗盘针位上互相对向的意思，多用来注记两个海岛之间的相对位置。

4. 相灿 大概也是相对的意思。

5. 相吞 大概是两地和视线成一线时互相重叠并吞的意思。

6. 势 指示方向的用语，如“东势”即东边的意思，“内势”即里面的意思。

（八）本图各幅中所画的山岛图形，当均为古代航海者从海舶中目见的形象。可惜未能扬帆入海，一一为之实地比对。

（九）本图原无书名题记，《古航海图》之名，系考释者所加。又本图各幅原来也都没有图名，目录中各幅图下面所注的地区范围，亦系由考释者参照今地图所加，以便检阅。

（十）本图原有的文字注记，多用民间方言口语，又带一些错字，有时很不易看得明白。加之考释者的能力有限，现在所加的考释解说，恐多有差失；还有一些未能了解的字句，也只得阙疑待补。尚望读者多加指正为幸。